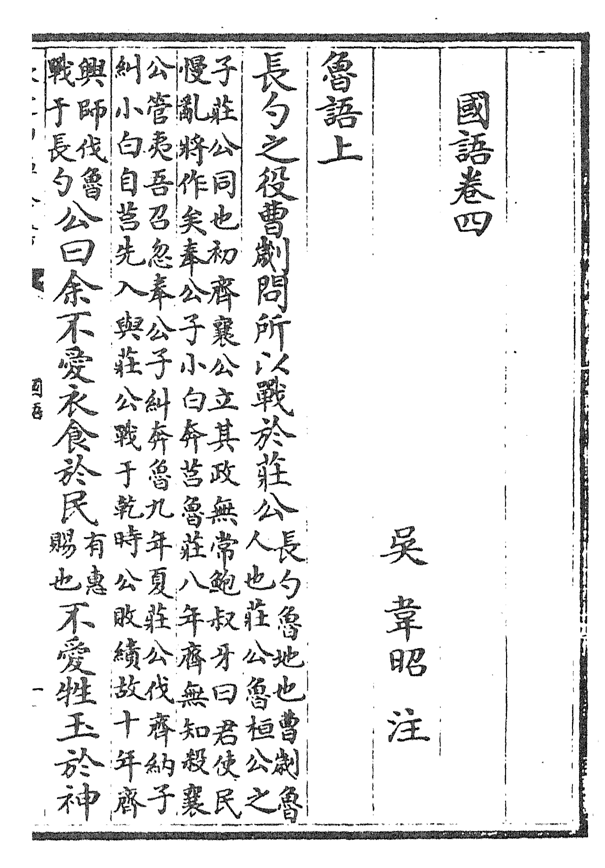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國語卷四

吳 韋昭 注

魯語上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長勺魯地也曹劌魯人也莊公魯桓公之子莊公同也初齊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魯莊八年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夏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莊公戰于乾時公敗績故十年齊興師伐魯戰于長勺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有惠賜也不愛牲玉於神

牲犧牲玉圭璧所以祭祀也詩曰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
志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志歸於上民和而後神降之福降下也民神之主故
民和神乃降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
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不過用禮財用不匱莫不共祀無不
共祀非獨已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
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優
裕也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
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裕饒也享食也民和年豐為優裕故不

可以不本本先利民莫不共祀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也對曰是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戰傳曰齊師敗績一夫苟中心圖民智雖不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其智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莊公如齊觀社莊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修業閒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正君

宜用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朝謂此也魯文公霸時亦取於此禮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畢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小使受職貢也其間無由荒怠其間朝會之間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太公齊始祖太公望也君為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事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時求福為農始也收攟而烝納要也攟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社以納五微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公社及門閭今齊社而

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宗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職事也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桷榱頭也昭謂桷一名榱令北土云亦然爾雅曰桷謂之榱莊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榱以夸之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掌匠大夫禦孫之名也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

湯武周公太公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為猶使也使長監於世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為戒也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也攝持令先君儉而君侈之先君桓公令德替矣替滅也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已止也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也見夫人也用幣言與大夫同贄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宗伯主男女贄幣之禮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為故事對曰君作而順則故

之順順於禮則書以為故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後行也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孫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魯饑在莊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臧孫辰也曰夫為四隣之援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結諸侯之信重之以

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也是為為難急也）鑄名器（名器鍾鼎也）藏寶財（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病饑也）令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恨者）令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

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鬯圭裸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祀廟玉磬鳴璆也曰天灾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幾近也卒盡也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賈唐二君云周公為太宰太公為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謂命祀二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職貢如此賈唐得之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戾罪也不腆先君之敝器腆厚也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敝久積則當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緩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

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辟君也賴蒙也天曰神地曰祇百辟謂百君卿士有益于民者）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羅

齊孝公來伐（孝公齊桓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叛齊與衛莒盟于洮又盟于向故孝公伐魯討此盟）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焉（病不能為辭也）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大不事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亂也）悉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百物

之中可用行賂將無不趨言無所愛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也以膏沐為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曰寡君不佞佞才也不能事疆場之司司主也主疆場吏也不能事故構我也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告輿師輿衆也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也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懸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野無青草旱甚也故言何恃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

夾輔先王先王武王也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使之盟以信其約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泯滅也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平和也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服在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晉故文公執之事見周語中使醫鴆之不死鴆鳥名也一名運日其羽有毒漬之酒而飲之立死傳曰晉侯使醫衍鴆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鴆不死在魯

僖三十年醫亦不誅不誅醫者諱以私行毒也臧文仲言於僖公僖公莊公之子僖公申也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鴆也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侯不式王命則以六師移之昭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其次用斧鉞斧鉞軍戮也書曰後至者斬中刑用刀鋸割劓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大辟故周語曰兵在其頸其次用鑽笮鑽臏刑笮黥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鞭官刑扑教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斧鉞也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下也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也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今晉人鴆

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使者醫衍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侯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相救恤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侯之志夫晉新得諸侯新為伯也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不可以惡亦不可以惡魯也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雙玉曰瑴傳曰納玉於王及晉侯皆十瑴王許之自是晉聘于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則厚其好貨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

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外交也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地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一年取濟西之田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魯地館侯館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人守館之隸也固猶安也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有罪謂不禮文公觀駢脅也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班次也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長猶尊也先先至也諸侯其誰望之誰敢望與魯為比也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

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章著也惡有釁雖貴罰也釁孔也令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辟開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出出之於隸爵爵為大夫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故慎制祀以為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

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舜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爲厲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有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

之裔子句龍也佐黄帝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故祀以為社社后土之神也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黄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脩之顓頊黄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脩脩黄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黄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歴明時教民稼穡以安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勲也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鯀障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鯀顓頊之後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障防百川績用不成堯用殛之于羽山禹為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禹能以德脩鯀之功鯀功

雖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曰修鯀之功

契爲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爲堯司徒能敬敷五教輯和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爲夏水官勤于其職而死於水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爲夏諸侯以寬得民除其邪謂放桀扞大患也

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

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周語曰文王質文

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爲二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

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項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之祖也報報德之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者

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

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處名）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能問非知也今玆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興也弛毀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敖之子文伯穀也宅有司所居公欲毀之以益宮）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

者於外寬地以利子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建立也此位謂爵也言爵所以立政事署位之表也署者位之表識也車服表之章也車服貴賤有等所以自章別也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之次舍也祿次之食也居次舍者之所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五謂位署服宅祿也有其位則治其官服其章居其次食其祿也君議五者以立政事為不可改易以令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下而而汝也為欲寬利汝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言朝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父祖之官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

而欲寛利則是辱命之臣也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臣有罪則請歸祿與車服而去其官也唯里人之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莒出奔而死於齊今文子守官不失禮故可以掩蓋其父之惡守其後嗣也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公文公也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玄孫敬伯同也亦如之者亦謂之欲利子於外之寛地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享獻物也

賈唐二君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胙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以為辭也致君胙者謂君祭祀賜胙臣下掌致之也有數有世數也

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

出入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致君命者亦於此宅世數矣

今命臣更次於外

次舍也外外里也

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

違遠也言有司以位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次無乃違遠而不便乎

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

司徒掌里宰之政比夫家衆寡之官也敬子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舍也

夏父弗忌為宗

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

烝將躋僖公

躋升也賈侍中云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唐尚書云烝祭也昭謂此魯文公三

年喪畢祫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是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為備傳曰大事者祫祭也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躋僖公逆祀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謂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有司曰大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胄裔也夫祀昭孝也昭明也明孝道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皇大也故工

史書世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宗祝書昭穆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猶恐其踰也令將先明而後祖以信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稷棄也王季文王父商周之孫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不使相踰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

神之班踳不明也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訓民也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不終曰夭疫死曰札唐云未名曰夭失之矣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寵老壽而保寵也沒終也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必以殃終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莒大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又愛季佗而黜僕僕故殺紀公也以其寶來奔寶玉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字非也此魯語不當言魯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宣公倭也命告也僕人官名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曰夫莒大

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憚難也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授予也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之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固廢也邇近也為我流之於夷夷東夷也今日必通無逆命矣今日必通疾之之言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司寇復反也丈子得書使司寇出之竟明日反命於公也公詰之詰問僕人以違命意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所更也公執之執里革也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者

不欲傷君德耳奚何也何嘗言所聞非一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則法也掩賊者為藏掩匿也竊寶者為宄亂在內為宄謂以子盜父用宄之財者為姦財寶也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又曰南門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冰獺祭魚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

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魚網也罶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此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犒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矠擭也犒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擭刺魚鼈以為槁儲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罝當為罜罜麗小網也穽陷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也而長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以

株生曰櫱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獸長麑麌鹿子曰麑麋子曰麌鳥翼鷇卵翼成也生哺曰鷇未孚曰卵蟲舍蚳蝝蚳螘子也可以為醢蝝復陶也可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良善也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諗告也師存侍師樂師存名也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也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肹之子公孫嬰齊也謝季文

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郤犨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之且請之事在魯成十六年郤犨欲予之邑弗受也郤犨晉卿苦成叔也以妻故親聲伯故欲為邑以予之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文子也去齊適魯為施孝叔臣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任勝也重莫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國棟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國晉魯也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疾疢癘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位為下卿而欲專國政

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怨之所聚故曰府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因民之所怨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郤氏多怨民所始伐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三謂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吾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釁兆也言鮑氏若有禍兆吾不能豫圖之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欒書中行偃也邊人以告邊人疆埸之司成公在朝

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于殺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回邪也民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省察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陷墜也振救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君也桀奔南巢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今廬江居巢縣是也紂踣于京踣斃也京殷京師也厲流于彘厲周厲王也彘晉地幽滅于戲幽幽王為西戎所殺戲戲山在

西周皆是術也術道也皆失威多過之道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川澤者以君喻川澤民喻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侈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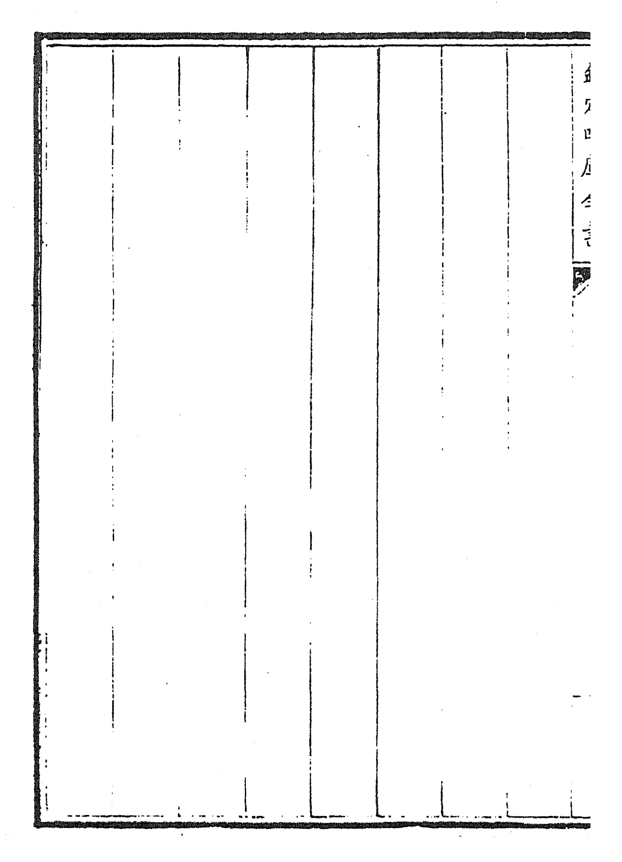
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光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仲孫茂也獻子它之父華子因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馬餼不過稂莠餼秣也稂童稂也莠草似稷而無實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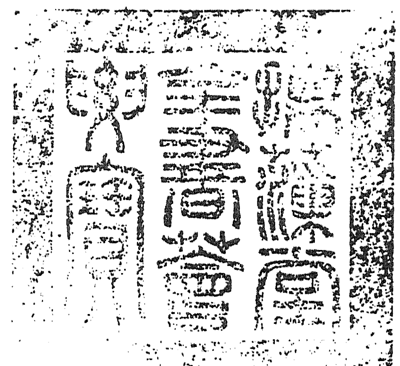
國語卷四

謹案卷三第一頁前五行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刊本齊下誤脫十七字衍國佐邾人四字並據宋本增刪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中德中庸之德聲也刊本聲訛舞據宋本改

卷四第十六頁前五行以高槁儲刊本槁訛夏據宋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温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 卷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國語卷五

吳 韋昭 注

魯語下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卿叔孫得臣之子豹也晉悼公饗之以饗禮見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及至也悼公先為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作鹿鳴之三篇而後拜樂三也晉侯使行人問焉行人官名掌賓客之禮傳曰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鎮重也撫安也不腆先君之

禮以辱從者腆厚也稱從者謙也不腆之樂以節之以樂節禮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大謂肆夏文王細謂鹿鳴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貺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鍾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元侯牧伯也鄭後司農云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大明緜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此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所輔胙其徵應符驗著見於天乃天命非人力也周公欲昭先王之德於天下故

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肄習也以為樂人自習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詩云簫管備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貺賜也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為嘉善先君之好也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於外述叙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其勤勞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

私為每懷靡無也言臣奉使當榮顯其君如華之煌煌然既受命當思在公每人人懷其私於事將無所及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臣也訪問於善為咨忠信為周言諏謀度詢必當咨之於忠信之人

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鄭後司農云和當為私

咨才為諏才當為事傳曰咨事為諏咨事為謀事當為難傳曰咨難為謀咨義為度咨禮義為度度亦謀也咨親為詢詢親戚之謀忠信為周言當咨之於忠信之人也詩云周爰咨詢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

季武子為三軍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

翕之封諸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三家各征其一事在魯襄十一年

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周禮軍將皆命卿詩云周公東征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則亦上公為元帥也

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也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也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此出軍從征伐也贊佐也

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師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諸侯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征正也慝惡也今我小侯也言小侯者削弱之日久矣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也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給見誅討也若為元侯之所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為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已有上下軍也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也襄昭皆如楚襄襄公昭昭公也如楚朝事楚也事在襄二十九年昭七年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渡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渡者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

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

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

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

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志也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

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午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康王楚恭王之子康王昭也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惠伯之孫叔仲帶也一人謂康王也為其名與其衆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也衆略地多兵甲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它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憚難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

弔其憂況畏而服焉慶猶賀也弔猶禍也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芈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芈楚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也改易也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嗣臣子誰肯自謂德不如先君者乎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動而往況已至漢聞喪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之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已時而從諸侯有攜貳者乎求説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

說猶除也滋益也亟疾也言楚君臣求除其輕侮已者將急疾於前之人此雖不益大乎説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耻不懦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為魯作難其誰能待之待猶禦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走之也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可可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方城楚北山卞魯邑也季武子襲之以自予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也言魯者季氏專魯國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欒君之於臣其威

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為睦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言固矣）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亦也同類同姓也攘卻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子（予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

傷傷用也言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止若醒而喜也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季治魯大夫季氏之族子治也逆迎也追而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印封書也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利猶使也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隸役也謁告也子治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治致其邑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卞人將叛也能賢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

其朝乎享食也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時為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尊也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孫子展之子子皮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美謂服飾盛也抑君也似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惑疑怪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

王閑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禦禁也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貳副也承奉也事使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有篡國心也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若不見討必為篡不復入為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身必服之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也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郟敖楚康王之子麇麇有疾圍縊而殺之葬之于郟謂之郟敖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取鄆（鄆莒邑）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楚人令尹圍也以魯背盟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梁其踁穆子家臣衛營也）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盟也）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則當復以私貨求免而成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廢矣）雖可以免吾其若

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效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貨免之法君子是以患作患作患所作不得中以亂事也作而不衷將或導之衷中也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欲殺身以成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且罪非我之由由武子也為戮何害何害於義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日中旦至日中也穆子怨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其人曰可以出矣其人穆子家臣曾阜也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武子正卿也是為國棟言已為戮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夫棟折而榱崩

吾懼壓焉（壓笮也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庇覆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晉平公之子昭公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莒人愬之於晉十三年晉將討魯會於平丘使叔嚮辭魯昭公不與之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莒也兄弟魯也）其執政貳也（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言不獨失魯也）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必加毒於人）不可以不恭必

使上卿從之從至晉謝也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之子意如也時為上卿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患謂見執若如也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正卿韓獻子之子起也曰夫盟信之要也要猶結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闕缺也晉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間候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晉邑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賦兵也踦跂畢行

無有處人踦跂跘蹇也以從軍吏次於雝俞次舍也雝俞音地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須子勝也食采邯鄲左左軍也掎止晏萊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密比也邇近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

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共敬從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桓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斯也或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土羊昭謂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或作猻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蝄蜽山精好斆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龍神獸也非所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罔唐云羵羊雌雄不成者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正卿季悼子曾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誡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覲得一言可行者對曰吾聞之先姑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縚子之弟南宮說也以露

睹父為客睹父魯大夫客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為客羞鱉焉小羞進也睹父怒怒鱉小也相延食鱉延進也衆賓相延以食鱉辭曰將使鱉長而後食之遂出此睹父詞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鱉於何有於何有猶何禮有鱉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也康子在其朝在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入康子之家康子辭於朝而

入見辟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得無有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也內朝家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上下天子以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

主猶績（言家有罷不當績也）懼干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居坐也）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墝埆為瘠）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儉約故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也不材器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嚮義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

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虞說云大采袞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脩其事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曰師尹公也詩曰赫赫師尹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此因夕月而共儆儆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

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即就也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業事也命令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典常也刑法也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儆戒也工官也慆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晝而講貫貫習也夕而習復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者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晦冥也王后親織玄紞說云紞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紞所以縣瑱當耳者公侯之

夫人加之以紘綖 既織紞又加之以紘綖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上之覆也 卿之內子為大帶 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 命婦成祭服 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 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績功也辟罪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 下位下大夫也 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

之業（處事處身於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上言愆則有辟故言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汝也脩儆也）爾今曰胡不自安（欲使我不績而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承奉也以是怠惰之心奉君官職無以避辟將見誅絶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也）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康子往焉䦱門與之言（䦱闢也門寢門也）皆不踰閾（閾門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是也）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

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祭也酢不受徹俎不宴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飲宗不具不繹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通言之也賈侍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說云飫安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飫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室妻也饗其宗老家臣稱老宗宗人主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而為賦綠衣之三章綠衣詩邶

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卜人也族姓也師亥聞之師亥魯樂師之賢者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昭謂即上章所謂微但不宴是也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虞唐云不過宗人則不與他姓議親親也昭謂此宗人則上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過宗臣故敬姜欲室文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謀而不犯微而昭矣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合成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請無瘠色毀瘠之色無洵涕無聲涕出為洵涕也無掐膺掐叩也膺胷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公文季氏之別也知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情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哭謂既練之後哀至之哭也此夫子之喪哭不相及終言之耳禮寡婦不夜哭遠情欲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下有章夫朝子莫也

吳伐越隳會稽會稽山也隳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元年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子使來好聘吳子夫差也好聘脩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發所齋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宴獻酢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問因折俎之骨執以問之曰敢問骨何為

大凡骨何者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之守為公侯封國立社稷而令守之是謂公侯也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汪芒長翟之國名守封嵎之山者也封封山嵎嵎山在今吳郡永安縣為漆姓漆姓汪芒氏之姓也在虞夏商為汪

芒氏於周為長翟周世其國北遷為長翟也今為大人今孔子時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十之三丈明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隼鷙鳥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館仲尼所舍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九夷東夷九國百蠻

蠻有百邑也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方賄各以所居之方所出貨賄為貢也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 監視也 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 刻曰銘括箭羽之間也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過父之子胡滿也諸之也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 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 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 陳嬀姓也 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 故府舊府也 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櫝匱也金

以金帶其外也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齊平齊使閭丘明來盟公在魯哀八年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人史人也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於恭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滿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太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叙曰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

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于已乃云受之于先古也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此其不敢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驕為滿恭為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

子也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亡楚國之師若沒請為靈若厲子囊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今吾子之教官寮唐云同官曰寮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寮耳非同官之寮也同官謂位同者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曰陷而能恭道將何為失道尚為恭如其得道將何為乎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二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使冉有訪諸仲尼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為季氏宰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也仲尼不對以其非制也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籍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

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徭役以夫以夫家為數也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於是乎有鰥寡孤疾又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役也疾廢疾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徵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不賦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其歲有軍旅之歲也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也先王以為足足供用也若子季孫欲其

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籍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茍而賦又何訪焉茍茍且也時康子不聽魯哀十二年春辛用田賦

國語卷五

國語卷六

吳　韋昭　注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逆子糾於魯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宰大宰也辭曰臣君之庸臣

也庸凡庸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寬則得衆惠則足以使民柔安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旌為門若今牙門矣加益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子糾也

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為君猶為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也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才冠天下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

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授予齊使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逞射己之忿也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釁或為薰桓公親逆之於郊逆迎也郊近郊也而與之坐問焉逆國與坐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居高臺以自尊田狩罼弋田獵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罼掩雉兔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崇高也九妃六嬪唐尚書云

九妃三國之女以姪娣從也昭謂正適稱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禮制也禮姪娣之屬皆稱妾嬪婦官也陳妾數百陳列也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裘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游車游獵之車裘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優笑倡俳也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也不月長長益也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為治也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至厲王乃變更文武之常典也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合會也叟老也

比比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縣治象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斂之所以為民綱紀也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用民使均平相應也比綴以度比比具衆寡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竱本肇末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也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糾收也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為治民之經紀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聖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民之

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陵為之終以為葬也而

愼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

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也雜處則其言哤

其事易哤亂兒易變易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

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士講學道藝者也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

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處

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

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

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四時各有其宜謂死生凝釋之時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旦莫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

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豫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何揭也服牛軺馬服謂牛服車也軺馬車也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

節其用耒耜枷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句之宜也枷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及寒擊槁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槁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旅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茲其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脫解也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薜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五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伏退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

邑之數則下所云伍鄙是也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為左右軍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為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使掌群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為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則各三也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賈市井故曰市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育者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伯王之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

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也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為伍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國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長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

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鄉也萬人為軍齊
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
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旅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也
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也是故卒伍整於里軍
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
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
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
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也居同樂行

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蕃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禦當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退班于鄉吏以考其行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慧解豫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伏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股本

曰股肱背也大勇為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

以勸綏謗言待時動不違時也綏止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也誠可立而授之言可以立為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罷也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升以為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也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罷無伍無與為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本具事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滿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移徙也政不旅舊則民不

偷落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衡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閒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畧奪也遂長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

五鄙家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謫譴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

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

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為援不然將為已害雖以遠征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資資財也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覜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

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賣也以

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觀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

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内

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管子對曰輕過

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為之若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為甲戟車戟

也松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劓刖之屬也鞼盾綴革有文如繢也小罪

讁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

宥赦也閒罪刑罰之疑者也書曰五刑之疑有赦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謂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伏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美金以鑄劍戟鑄治也試諸狗馬狗馬難為利者惡金以鑄鉏夷斤斸惡粗也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供軍用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二邑也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

也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昭謂言有此乃可以為主人軍必依險阻也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漁陽薊縣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餉陰餉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鄰紀故紀侯之國鄰紀季之邑已入於齊者有革車八百乘

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下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或者八當為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東萊莒琅邪縣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濟渡也汝水名方城楚北之阸塞也謂師至於陘時也在魯僖公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甲以其病燕故伐之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刜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

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海北涯也與諸侯飭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飭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上而已不歃血也與諸侯勠力同心勠并也西征攘白翟之地攘郤也白翟赤翟之別種至于西河西河白翟之西方舟設泭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濟度也至于石抗石抗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縣鈎其車偏束其馬而以度也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雍州之地南城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䟦具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而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

路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絶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于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按内傳宰孔于葵丘致胙内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實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嶽北嶽常山也**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魯僖三年**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復會于鄄魯僖元年會于檉十三年會于鹹十六年會于淮也乘車之會在僖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凡九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

衣服矢服也無者無其用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而謀寧周也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宰周公也胙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事祭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且猶復也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五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家宰孔也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違遠也顏眉目之間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承受也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隕墜

也趍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唐尚書云大路玉路非也賈侍中云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旂九旒也渠門赤旂名赤旂大旂也昭謂龍旂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為縿旁屬為旒鉤婁頷之鉤樊馬大帶纓當胷削革為之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為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焉言下拜順於禮也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弒閔公在閔二年二君弒死國絶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傒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也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也夷儀邢邑也翟

人攻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略也選數也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廬寄也翟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逆之河以衛之餘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為戴公在魯閔二年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動謂激患分究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贄幣也禮酬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也幣

珪以馬也縷綦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綦綺文也鹿皮四个个枚也諸侯之使垂櫜而入垂言空而來也櫜弢也稛載而歸言重而歸也稛絭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約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與從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軍謂以軍滅之也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於

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萊夷也使關市幾而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阸塞與山戎衆翟接者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掠於諸侯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衛蔽扞也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盾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也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度河以平晉也文事勝矣勝舉也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

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卿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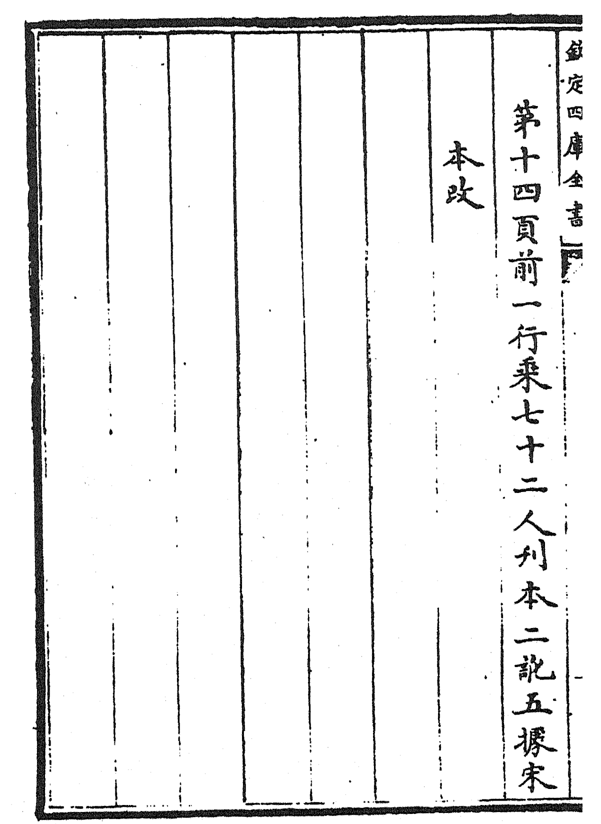
國語卷六

謹案卷五第二頁前四行貺賜也刊本脱此三字據宋本增

第五頁後三行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刊本慢訛後據宋本改

卷六第四頁前六行處聚也刊本處訛州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一行因國政以寄軍令也刊本國訛治據宋本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乘七十二人刋本二訛五據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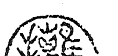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舉人臣陳紹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卷九 七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國語卷七

吳 韋昭 注

晉語一

武公伐翼殺哀侯

武公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伯曲沃盛彊昭侯微弱後六年晉潘父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于翼更為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莊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

軍為晉侯遂為晉祖止欒共子曰苟無死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為曲沃
伯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
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
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
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事之
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為君父在師為師報生以死報賜
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
謂不死為上卿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為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

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為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貳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心也遂鬬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也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于驪邑更曰新豐在京兆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瑞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也禮卜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也戎夏交捽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也兆端會齒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

齒牙銜骨皆在口也 攜民國移心焉也攜離 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 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克勝也 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 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 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 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盡也 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

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有二辠焉何以事君二辠敝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敝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憚難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后臯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

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一世帝乙之子殷紂也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湦也褒姒姓之國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為幽后也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攜王也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名鄭語曰石甫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逐大子宜咎宜咎申后之子平王名也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申人

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繒姒姓禹後也繒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咎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與遂伐之故申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曰俘又增其寵立以為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應答也往令告龜辭往伐驪也其兆離散不吉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國分離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言驪姬不據有晉國可謂內外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也若跨其

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 言驪姬若能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為中害國人逆之誰有不從言必從也 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 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宜言其惑亂取亡皆其宜也 民之主也縱惑不疚 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為病也 肆侈不違 肆極也極其汰侈無所違避也 流志而行 流放也 無所不疚 無一處不以為病也 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 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鏡前世善敗以為戒也 今晉國之方偏侯也 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今晉甸侯是也 其土又小 小小於三季王 大國在側 大國謂秦齊也 雖欲

縱惑未獲專也（專擅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為作師保也）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集至也）雖驟立不過五日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也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為戕戕猶傷也喪亡也言可以小戕害人不足以亡國也）當之者戕焉（當值也值骨鯁者傷也）於晉何害（無大害也）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牙口不能勝也諭不能終害）其與幾何（言不久也）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之世也）其銘有之（刻器）

曰銘謂鍾鼎之戒也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不足就不足歸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矜大也祇適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食祿也狃貪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膏肥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驪驪姬也離咎而已其後二子殺死身為里克所殺是也何能服何能服人也吾聞以亂得聚者聚財衆也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日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齊無知也是非人不免難非得人衆不能自免於難衛州吁是也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唐云不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非義不盡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楚靈王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及

世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世嗣晉惠公夷吾是也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有天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若齊桓晉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也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不可謂得人心也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廢國謂盡害羣公子也以國向已不可謂知禮也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迂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奪正不可謂得其義義宜也以寵賈怨不可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怨於國不可謂有德也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少族族類少也多敵多怨也不可謂有天助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德迂求非義故德義不行則法也棄人失謀

天亦不贊行之以齒牙為橐人不擇其安為失謀少族多敵故天不贊贊助也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隸今之徒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易治也將弗克饗為人而已饗食也為人為它人取也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士蔿晉大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輿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夫子戒之夫子郭偃其言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蘇郭偃也既驪姬不克不能服晉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謂秦所輔正大家鄰國將師保之是也謂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郤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本爵男此云子者猶言男子也獲驪

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女子同生謂後生為娣於男則言妹也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申生獻公太子恭君也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申生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縊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奚齊處絳晉時都絳也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儆備於戎翟無恥辱於國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日昔日也疾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昔者謂古明王也為百姓謂為百姓除害也是以

民能欣之（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之利）而内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説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以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

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本謂

史蘇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黜廢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

竭盡也役為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也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故生利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烝於武公烝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禰廟在曲沃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涖臨也稱疾不祭而使奚齊者欲諷羣臣使知已意猛足乃言於太子曰猛足太子臣也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

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為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圖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為孝敬順敬順父之所安棄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為不敬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為也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間離也況賜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猶善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田獵也翟柤國名氛祲氛凶象也凶曰氛吉曰祥歸寢不

寐（欲伐翟柤也寐瞑也）郤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郤叔虎晉大夫郤芮之父郤豹也）對曰牀笫之不安邪（笫簀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君意在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距違（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忍為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且幸微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縱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言貪也）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厭足也回邪也）民各有心無所據依（據杖也）以是

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工也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恥無功也被羽先升遂克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矣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也旁淫曰通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大事廢適立庶也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蚤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使自知

其位所極至也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違慢易殘毀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公子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也而大志重大年長也重悖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僨僵也悖重者守節不易其情則可疾斃僵也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自殺也辱之近行辱謂被以不義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雖重必移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固執常謀因罪以

去之今子内固而外寵內固內得君心外寵外見寵愛也且善不莫不信所善惡無不見信也若外單善而内辱之無不遷矣單盡也外盡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也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銳近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公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不可以無主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埸無主則啓戎心啓開也開戎侵盗之心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為都使俱者使二五同辭也廣莫北翟沙莫也下邑曰都使如為晉下邑也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土辟境也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生生讒言也太子由是得辠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魯閔公之元年曾莊公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為晉侯至此

初作二軍軍有上下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霍周文王之子霍叔武之國也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卿也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為貳也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

目 相助也 用而不倦身之利也 倦勞也有貳故不勞四體役身故身之利也 上貳代舉 上手代更也 下貳代履 下足履步也 周旋變動以役心目 役為也 故能治事以制百物 制裁也 若下攝上與上攝下 攝持也 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 為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 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 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 成而不知是以寡敗 不知敵不知有闕也 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 變更也 變非聲章弗能移也 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 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 釁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己

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猶凶凶恐懼也退卻也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以下軍貳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也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大子之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辠之雖克與

不無所避辠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大伯讓季歷遠適吳越後武王追封曰吳伯故曰吳大伯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子輿士蔿字也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為勤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

彊彊梁也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也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令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也君未終命而不沒沒終也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盍何不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安百姓也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也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也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

厚之況益也言以衆故殺君除民害衆益爲厚也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惡凡民利是生謂爲民生利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謂大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大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之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必滅國以計言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以輕劍斬以黃鉞也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鈞同也假借也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

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申生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公曾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莊伯莊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孝侯莊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莊之族也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

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皐落東山翟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有翟儆故不得牧於田野也君之倉稟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果果於用師也輯和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皐可也濟渡也以不勝罪之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也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稟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

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皐落氏也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裻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玦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贊太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奇異也不立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以示離也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攻伐也使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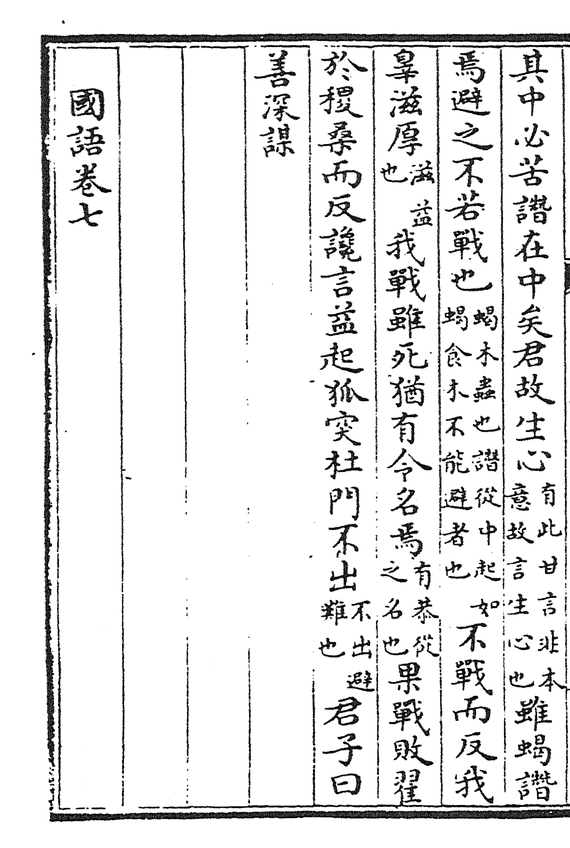
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之言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魯閔二年里克諫曰臣聞皐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也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事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有守則從撫循軍士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立所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愛疑

愛同也寵卜著曰筮曰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不也公不説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少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要也君令于太子不為薄矣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立也内傅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敬愈於請求也孺子勉之乎勉為孝敬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其父出勉其子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晉同姓唐叔之

(後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也)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也(中分中分君之半金玦以兵決事)狐突歎曰以尨衣純(雜色曰尨純德謂太子也)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玦猶決也銑猶洒也洒洒寒皃言於大子無溫潤也)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握兵之要金玦之勢也金為兵玦所以圖事決計也故為兵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慝惡也衣躬之半君無惡意也握兵之勢欲令大子遠災害也)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稷桑

皐落翟地翟人出逆逆距申生也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殆危也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嬖妾也嬖妾寵故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為順父心而遠於死也傳曰狐突欲行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衆謂不戰也大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猶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裻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撫慰之言之大甘



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甘言非本意故言生心也〕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蠹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不能避者也〕不戰而反我辜滋厚〔滋益也〕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難也〕君子曰善深謀

國語卷七